

心理学史

〔德〕赫尔蒙特·E·吕克著

学林出版社

B84-091

9

心理学史

〔德〕赫尔穆特·E·吕克 著

吕娜 王文君 李秀青 翔西 译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理学史/(德)吕克著;吕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8

ISBN 978-7-80730-885-0

I.心… II.①吕… ②吕… III.心理学史-世界
IV. B84-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7724 号



心理学史

作者——(德)赫尔穆特·E.吕克

译者——吕娜 王文君 李秀青 翔西

责任编辑——叶刚 朱艳丽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81号1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照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8.125

版次——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80730-885-0/B·48

定价——25.00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Title of the original edition:

Author: Helmut E. Lück

Title: Geschichte der Psychologie

Copyright © 1991 W. Kohlhammer GmbH Stuttgart, 3rd edition 2002

第三版序

《心理学史》探讨了心理学的流派、学派及其发展轨迹。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很快就能意识到这本书的价值。从这些人物和概念中我们不仅可以获知心理学的意义与深度,还可获知其间的相互关系。但心理学史扮演着更多的角色,它发挥了“简单的良心”(schlecht Gewissen)的作用,并对发展过程中疏忽大意、不恰当的地方、被遗忘的不公平等提出劝告。因此心理学史使人有机会对现代心理学甚至对心理学专业实践做出更为深刻的理解。例如:心理学测验源自何处?其发展导致了什么结果?为何在心理学硕士的课程安排中,精神分析和以前一样仍然只是一门边缘学科?哪些因素导致了“心理学家”这样的职业和“心理学硕士”这样学位的产生?这些问题都是新心理学史所要回答的。

在接下来的导论中介绍了一些最重要的心理学流派,通过这些流派可以将心理学史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精心编排的目录一目了然地按时间顺序表现了不同心理学学派和分支的思想历程,其中着重呈现了从十九二十世纪到现今心理学的不同流派。笔者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增强本书的可读性,并且在某些可能极有必要的地方加以扩展,对其与社会政治

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思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心理学史感兴趣,这一点在本书中也得以体现:在许多大学,本书已成为标准读物,同时,本书的第三版已提交印刷。意大利文版本的工作正在进展中。现行这一版本系最新版,扩充了某些章节,并根据《新正字法》对本书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改写。

我要感谢本书的编辑特尔·乌利希(Dieter Ulich)和赫伯特·泽尔格(Herbert Selg),是他们激励我完成本书。还要感谢同事们的建议和改进意见,谨提到以下诸位权作代表:克里斯蒂安·阿勒施、霍斯特·彼得·布劳恩斯、沃尔夫冈·布林格曼、卡特琳·德尔默、格奥尔格·埃卡特、赫尔曼·福伊尔黑尔姆、赫伯特·菲策克、西格弗里德·耶格尔、于尔根·扬克、卢恰诺·梅亚奇、安内罗斯·迈斯纳·梅特格、鲁道夫·米勒、加比·泽韦兹、黑尔仕和洛塔尔·施普龙以及彼得·凡·施特林。

赫尔穆特·E. 吕克

2002年1月

目 录

第三版序	1
第一章 心理学史研究的可行性与方法	1
1.1 为何研究心理学史?	1
1.2 三个广为人知的判断错误的案例	3
1.2.1 例一:纳粹时期的心理学	4
1.2.2 例二:联邦共和国时期的实验心理学	7
1.2.3 例三:苏联的精神分析学	8
1.3 史学角度	10
1.4 心理学史描述模型	12
1.4.1 心理学史:伟人的历史	12
1.4.2 思想史	13
1.4.3 问题史	14
1.4.4 社会史	14
1.5 心理学史研究方法	15
1.5.1 起源研究	16
1.5.2 档案利用	20
1.5.3 觅踪与无干扰测量方法	21
1.5.4 口述历史——亲历现场	22
1.5.5 数学统计方法在时间序列分析中的应用	24
1.6 为心理学史服务的各种心理学理论	25

1.6.1 为传记研究服务的发展心理学与人格心理学	25
1.6.2 为学派发展史与研究机构发展史服务的社会心理学	26
1.6.3 精神分析与心理历史学	28
1.6.4 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与批判心理学	29
第二章 19 世纪的流派与发展	32
2.1 实证主义与朴素经验主义	33
2.2 进化论	34
2.3 民族学与民族心理学	36
2.4 群体心理学	41
2.5 介于哲学与生理学之间的心理学	45
2.6 感官生理学研究与心理物理学	47
2.7 学习过程中的实验心理学	53
第三章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心理 学 学 派	58
3.1 莱比锡学派	59
3.1.1 威廉·冯特生平	60
3.1.2 冯特学说的原理	62
3.1.3 冯特的学术政治	64
3.1.4 莱比锡学派的影响	67
3.2 符兹堡学派	69
3.2.1 原理与研究方法	70
3.2.2 比勒——冯特之争	72
3.3 格式塔(整体)心理学	75
3.3.1 格拉茨学派的生产理论	76
3.3.2 格式塔心理学中的法兰克福/柏林学派	79

3.3.3 整体心理学中的莱比锡学派	87
3.4 动力场理论	89
3.4.1 动力场理论的原理	91
3.4.2 冲突	93
3.4.3 生活空间与拓扑学	93
3.4.4 动力场理论与其发展	95
3.4.5 行动研究、少数民族问题与群体动力学	97
3.5 精神分析	99
3.5.1 弗洛伊德生平	100
3.5.2 学说中存在的问题	106
3.5.3 精神分析的认识论基础	109
3.5.4 本能机制的原理	113
3.5.5 精神分析诊断的原理	114
3.6 个体心理学	116
3.6.1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生平	116
3.6.2 学说原理	120
3.7 分析心理学	125
3.7.1 荣格生平	125
3.7.2 学说原理	128
3.8 行为主义	131
3.8.1 实验动物心理学与反射学	133
3.8.2 理论规划与行为主义的乌托邦幻想	136
3.8.3 理论扩展与社会技术的应用	142
3.8.4 社会习得理论	146
3.9 文化历史学派	149
第四章 20 世纪心理学的分类	154
4.1 心理诊断和人格心理学	155

4.2 发展心理学	166
4.3 教育心理学	174
4.4 社会心理学	176
4.5 经济心理学	183
4.6 临床心理学	188
第五章 发展现状：学派的终结	193
5.1 认知心理学与心理行为理论	194
5.1.1 计算机-隐喻	194
5.1.2 认知转向	195
5.1.3 心理行为理论	198
5.2 批判心理学	199
5.3 人本主义心理学与超个人心理学	202
5.3.1 人本主义心理学	202
5.3.2 超个人心理学	205
第六章 评价与展望	208
参考书目	210
人名索引	230
译后记	249

第一章

心理学史研究的可行性与方法

1.1 为何研究心理学史？

近年来，心理学史研究这一领域在德国繁荣发展，这是未曾预料到的。如果考虑到十几年前的情况：那些与心理学史有关的职业尚相对不被关注、或是处于边缘地位——通常只在名人回忆录、悼词和祝词中才能露面，或只是偶尔出现一些较大的心理学史的论述文章（多施，1963；黑尔曼，1967；蓬格拉茨，1967），那么出现这种转折也是可以预见的了。在心理学教育体系的框架内，心理学史在过去和如今都不属于考试科目。而如果谁说自己是发自内心地想要来专门从事心理学史的研究，那么他说的话在几年前一定会被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是无稽之谈。心理学家与他们自己的专业历史之间的关系曾经是、现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仍然是很疏远的。

与这一独立学科历史之间距离的产生并非出于偶然，而这一点则又可以从学科历史自己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心理学植根于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从某种程度上说，当心理学家基于自然科学方法论建立起自己学科的理解体系时，研究早期

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已经过时,再从事相关研究则更显得有些多余。而目前,我们正在经历心理学领域对人文学科传统的反思(参见如于特曼等人著作,1986),以及对心理学史的重新思考。

这一根本转变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经验思想的欠缺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像克劳斯·霍尔茨坎普(Klaus Holzkamp)这样的批判心理学家很早就注意到占主导地位的实验心理学存在不足之处,并且驳斥了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有关商品交换历史局限性的社会理论。

但从另一方面看,有关心理学史新的思索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为科学史学家的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等人已经在试图寻找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库恩之后的较长时期内,所谓的标准研究遭遇了“危机”而受到动摇,直到传统的研究范式受到新的研究范式的挑战并最终被取代。人们对库恩理论的种种挑战就说明了科学领域中的不合理性。在标准研究的时代,尽管这种范式的缺点已经表露无遗,研究人员仍然坚持自己的研究范式(因为通过这种范式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不仅如此,他们还坚定地捍卫自己所中意的解释原则。而上述这些行为已经得到了广泛而严肃的批评。这意味着,科学理论的科学史在经历其初期的自相矛盾之后,人们已经意识到其意义了。这就是人们大量从事科学学科历史的研究的第二个原因,心理学也不例外。

人们对科学学科史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的第三个原因在于历史学的发展趋势本身。历史学过去主要是研究关于国家领导人的政治交往或是关于其他名人的史料,并把学校开设的历史课的内容限定在像条顿堡森林(Teutoburger Wald)

战役、通往卡诺萨(Canossa)之路或是柏林墙的建造等历史事件上。新的法国社会史(所谓的“年鉴学派”,根据一份名为《年鉴:经济、社会和文明》(*Annales: Économies, Sociétés, Civilisations*)的杂志而得名)对这种“伟人历史”的研究现状开始用“许多人的历史”、或者干脆用“底层民众的历史”来加以反抗。并且,举例来说,以对历史见证人口头调查的方式(口述历史)来越来越多地运用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参见1.5.4)。在过去几年里,这种“底层民众的历史”开始直接描述一些参与群众运动的小人物所经历的事情,其中比如有拉蒙·拉耶(Rahmen Laien)在“在她站着的地方挖土”,这些事情有的发生在一个地方、一个团体、一条街道、一个工厂甚至是一个行业里的故事(人们可以在黑尔和乌尔里希的著作中找到关于这个运动的很有趣的概况,1985)。

心理学史可以由多种方式推动,也为不同目的服务。它早期常用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所以新的心理学史研究揭示了这种被某种力量所推动的心理学史所涉及的狭隘的范围,并在研究中强调了某些心理学行为发生所必需的社会条件,赋予了对心理学史的教学与应用以一种新的更重要的意义。我们一开始时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研究心理学史是有意义的和人们从中究竟能知道些什么,将会转变为如下这个问题:人们怎样推动心理学史,怎样才能从中受益。

1.2 三个广为人知的判断错误的案例

正如前所述,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忽视了心理学历史的研究(参见格劳曼,1983),这也纵容了错误的蔓延。如下的三个

案例显示出,历史的真相与人们在心理学讲座上听到的和在心理学专著中看到的相比,有时简直有天壤之别。

1.2.1 例一:纳粹时期的心理学

二战后,心理学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完全没有成为研究的主题——心理学家没这样做,历史学家也没有。一个学习心理学的学生顶多会了解到德国国防军心理学、纳粹时期对精神分析的禁令、著名的犹太心理学家被迫移居其他国家这一点。在某些大学中,一些用心的心理学系学生会发现,一部分出版自1933—1945年间的心理学专业书籍从心理学系的图书馆中消失了。因而,心理学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关系几乎没有被定为研究主题。

如果这一话题完全由高校讲师来讨论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他们有的为自己辩护,有的则将某些同事或整个学派,特别像格式塔心理学的莱比锡学派,和国家社会主义放在一起,来进行批判或辱骂。但总的来说,教师及学生都很高兴,这个“黑暗的”时代已经过去。有种观点流传得很广:在纳粹时期心理学研究受尽折磨;纳粹分子完全反对心理学,因为有这样的例子,如禁止精神分析学,甚至最后瓦解了国防军心理学。简言之:在纳粹时期心理学走向衰亡,那之后它就很难恢复过来了。

这种看法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流行甚广,基本没有受到反驳。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展了针对纳粹时期心理学的第一次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及批判性的分歧(戈伊特,1984;格劳曼,1985)。这些新的调查显示:至今流传的关于心理学在国家社会主义时期所起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都不真实,因为

有一部分是人为刻意造成的。历史事实通常相当复杂,因此我们在这里只是压缩性地展示了少数几个事实。

在纳粹掌权后不久,1933年7月4日颁布的《职业公务员重整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规定,“非雅利安血统”的公务员被强制退休。这一规定涉及到德意志帝国十五位心理学教授中的五位:阿代马尔·格尔布(Adhemar Gelb)、达维德·卡茨(David Katz)、威廉·彼得斯(Wilhelm Peters)、威廉·斯特恩和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此后曼海姆市贸易高等学校的奥托·泽尔茨(Otto Selz)教授被免职。他流亡至荷兰,随后被抓到奥斯威辛集中营并被杀害。库尔特·勒温卡姆(Kurt Lewinkam)被解雇后移民到美国。之后,非犹太人的格式塔心理学家沃尔夫冈·苛勒(Wolfgang Köhler)无法忍受纳粹分子侵入他的柏林研究所,于是在1935年搬到了国外。慕尼黑教授库尔特·胡贝尔(Kurt Huber)属于抵抗组织“白玫瑰”(“Weiße Rose”)中的一员,被判处了死刑。但是,这种大量发生的德国心理学界“放血”现象相反造就了心理学的显著腾飞。在纳粹时期,心理学研究得到了扩建,新一批的大学教席得到了设立,或者,原来闲置的教席被转化为心理学教席。在纳粹当局的统治下,国防军迅速膨胀,与之相应的国防军心理学也得到了发展。戈伊特(1986年,586页及下页)指出,陆军及海军中心理学家的明确的岗位数量如下:

1935年 69个固定岗位

1937年 127个固定岗位

1938年 170个固定岗位

1942年任职于空军、从事心理工作的大约有150名心理

学家。在此之前并没有这种职业明确发展图景，或是与之相对应的培训心理学家的职业课程，因此对于军事心理学家的迫切需求就要求建立与之相对应的教育培训体系。从事心理学教授这一职业需要有国防心理学经验，尤其重要的是要有诊断的经验。通过 1941 年生效的针对心理学家的硕士学位考试法令这一形式，心理学向职业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德国心理学会(Deutschen gesellschaft für Psychologie)特别殷勤的董事会中有许多心理学家都在试图尽自己所能，来为这一新当局服务。但是大体上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心理学家并没有参与纳粹的文化宣传攻势、驱逐犹太人或主动地协助集中营工作。部分心理学家可能有着这样的立场，即让自己较少地“卷入”纳粹的活动中。但在当时，全面的广告心理学没有建立，经验性社会研究(大众调查)也还没有完全发展，同时临床心理学及其精神诊断和治疗途径也没有开始投入使用。也许在纳粹当局看来，心理学作为一个学科仍然微不足道，既不足以为其目的而使用，也不值得把它彻底消灭掉。

1942 年陆军及空军的心理学机构被解散，但这一决定虽令人惊讶但不能被视为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遭到了纳粹分子迫害的证据。解散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当时已经不再需要对于战争的结果作出不同预测了。除此之外，这期间陆军和海军伤亡惨重，以至于进一步的选拔也失去了意义。

至于精神分析被禁，就需要有不同的视角来进行解读了。可以肯定的是，精神分析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手稿已经在 1933 年 5 月和其他人的手稿一起，被那些曾被弗洛伊德等人贬低的学者中的纳粹分子公

开烧毁了。弗洛伊德和他的许多犹太学生一样,逃到“中转站”奥地利,以逃离更危险的命运。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das Wiener Psychoanalytische Institut)被关闭,它的设备被清理,精神分析被官方宣布为非法。但精神分析在第三帝国不再作为一种治疗方法。这一论断,并无明确证据支持。精神分析学会被解散后,1936年德国心理学和心理治疗研究所(Deutsche Institut für psychologische Forschung und Psychotherapie)在柏林成立,旨在发展德国的精神病学(Seelenheilkunde)。在这个研究所中,不同的精神分析学分支联合在一起,在医学的领导下开展实践。如此一来,则只能将那些常被精神分析学家的挂在嘴边的、关于精神分析被“镇压”的论断只能被看做稗官野史了(特别参见洛克特,1985)。

不过如果说德国的科学心理学在纳粹时期研究质量受到损害,且与国际水平脱轨的话,当然完全正确(尽管有迹象表明,质量下降这一过程从1933年以前就已初露端倪)。然而,与这种质量的丧失相反的是,心理学研究的物质手段出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心理学作为一门职业也得到扩张(当然这种说法不能被误解为是为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做辩解)。但是,认为国家社会主义和作为科学的心理学互不相容的说法也明显是不正确的。

1.2.2 例二：联邦共和国时期的实验心理学

只要一打开心理学专业期刊,走进心理学研究所,或聆听一堂心理学导论的讲座,人们马上就会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心理学其实已经变成了一门实验性的科学。如果谈到些年纪大点的学者的话,我很乐意提到以下名字:古斯塔夫·特奥